第435期
名誉主编:了 人
主 编:王 伟

一棵柚子树

◎ 欧诗云

老赵推开村委会的窗户,夏日的阳光裹着柚子清香涌了进来。远处传来一阵喧哗,循声望去,只见对面柚子园里两个老汉正在一棵柚子树下推搡。

“今天不砍了这棵树,我石成建三个字倒着写!”石成建举着柴刀,刀刃在树干上砍出白茬。“你敢!”杨德顺张开双臂护住树干,汗珠从额上滚落下来,“这树是我家的。”

“住手!”老赵一个箭步冲上去,一把抓住了石成建的手腕,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,已经夺下了柴刀。

村主任李大胜跑了过来,喘着粗气说:“这位是县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,赵书记原来是县司法局的副局长,懂法律,你们这点事他肯定能解决好。”

老赵挥挥手,“你们的事,我之前就听说过,乡司法所也来调解过,但你们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棵树是哪家的。”老赵回头看了看村主任李大胜,又对大家说:“我建议先把这棵树围起来,在事情没解决前,谁都不准动这棵树。你们觉得怎么样?”李大胜说好,杨德顺、石成建也只好表示同意。

李大胜连忙安排人找来几块竹篱笆,把树围起来。

夜晚,老赵召集驻村工作队和村“两委”商议。李大胜介绍道:“村里的这片虎溪蜜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体种植的,后来包产到户就分到每家每户。杨德顺和石成建的柚子园相邻,当年分树的资料也找不到了。原来柚子不值钱,也没人管,现在虎溪蜜柚名气越来越大,两家就开始争这棵柚子树了。”

李大胜抽了一口烟,“他俩都是办蛮匠,工作不好做。年初规划的产业大道本来从他们两家中间穿过,两个死活不同意,只好绕道走,多出好几百米,增加经费不说,还得重新设计,到现在还没办法动工。”

老赵说:“大家有什么想法?”

村干部都连连摇头,工作队的小刘问:“那棵树值多少钱?拿钱解决问题,一家给钱,一家要树。”

李大胜猛地拍了一下脑门,“看看,还是年轻人脑子灵活。那棵树没人管理,蔫里吧唧的,最多值500块钱。由村柚子协会出1000块,明天我就去找两家谈。”李大胜信心满满地说。

第二天快到中午时,李大胜黑着脸回来了,把草帽一扔,拿起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地猛灌,“办蛮匠,办蛮匠,两家都不要钱,只要树。莫说1000块钱,10000块都不干。”

过了几日,老赵带着小刘来到石成建家,石成建正在房屋后面给柚子梳果,“老石,你这些柚子树的果子怎么看上去长得不一样呢?”老赵问。

“哈哈,赵书记,你看出来了?”石成建得意地说,“我在虎溪蜜柚上嫁接平柚、红心柚,一树三果。”“等果子成熟了我要来拍视频,发到网上,一定会成为网红树的。”小刘有些激动。

老赵握住石成建的手,“老石,你可不可以来我们工作组担任柚子产业专家?”“嘿嘿,啥子专家哟,赵书记需要帮忙的,喊我就是。”石成建满心欢喜。

来到院坝,一股臭气扑面而来。石成建指了指前面,说:“我跟杨石匠就相隔一个地坝,他把猪圈修起对到我堂屋,破我的风水,还臭得不得了。我只好修个围墙挡起来,让他们出门绕着走。这样的人,我怎样都不得让。”

“如果杨家把猪圈拆了呢?”老赵问。“只要把猪圈拆了,什么都好说。”石成建回答道。老赵明白了,猪圈是问题的关键,这个猪圈确实也需要拆,太影响环境卫生了。

隔日,老赵和小刘来到杨德顺家。杨德顺正在叮叮当当凿一块石碑,“杨师傅,在忙什么呢?”“赵书记呀,来来来,坐。”杨德顺妻子忙端来两碗老鹰茶。老赵端详石碑,“你这手艺不错哟,现在会这个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“现在谁还学这个呀,都是用机器雕刻了。”

“你这个才是传统,机器刻的哪有你这个有灵魂呀。”老赵话锋一转,“杨师傅,你这个猪圈气味真的有点……”

“没办法,我们已经习惯了。”杨德顺放下手中的凿子,“我家先修,他家后修,他非要把地基抬高,压我一头,我气不过才在旁边修的猪圈。他说我猪圈破了他的风水,他房子比我高,还压了我的风水呢。”

“我看你这房子是坐北朝南,确实不错。但你的猪圈修在了房子的西南面,西南方主财,应保持干净整洁才聚财。你家里这几年财运是不是不太好?”杨德顺老婆一口接过去,“就是,这几年娃儿在城里搞装修一年不如一年。”杨德顺犹豫了,“修猪圈花了不少钱,现在搬迁又需要钱。”

“村里修产业大道,原来规划的就是从你们两家中间通过,村里考虑到你们两家的矛盾才改了路线,现在仍用原规划路线,拆猪圈的钱由修路工程补偿,以后你们出门也方便了,娃儿们回来,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。”老赵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。

回村办公室的路上,小刘问:“赵书记,你怎么知道他家财运不佳?”“哈哈哈,你以为我真会算呀?我家的新房就是他儿子装修的,前段时间遇到,说这几年行情不好,收入大不如从前了。”

路终于修好了,杨德顺用猪圈石给柚子树砌了一个花坛,石成建在柚子树被砍伤的裂痕上嫁接了红心蜜柚。石、杨两家商议,今后共同管理这棵柚树,收获的柚果全送村养老院。村柚子协会把这棵柚子树命名为“同心树”,并让石成建在柚树下立了块石碑,上书:

古有六尺巷,
今有一棵树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梁平区司法局)

正心的力量

◎ 黄金泽

一颗纯白正直的心,犹如生命中的一盏明灯,照亮前路,让我们在世事变幻中笃定前行。

我的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。2013年冬,母亲突发脑梗,医生告知,二十四小时后,她或失去意识成为植物人,或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度日。消息传来,全家焦急万分,母亲却异常平静。她将家事一一交代清楚,便静静等待命运的安排。然而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医生的预言却并未出现。后来,医生说母亲创造了千分之一的奇迹。即便面对死亡,这位命途多舛的老人也能坦然接受。七年后,她安详离世。母亲为何如此平静?我想,除了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的古训,更在于她拥有一颗纯白正直的心。

正心是质朴的坚韧。母亲三四岁便成了孤儿,一生历经坎坷,却始终坚信人间值得,坚守一颗正心,温柔坦然地接纳命运给予的一切。这份源自内心的力量,让她在生命的尽头依然微笑面对,无声地诠释了一位平凡农村妇女对生命最朴素最深刻的理解。

正心是坚定的信仰。回望二万五千里长征,红军战士前有堵截、后有追兵。据统计,队伍平均每前进八米,就有一名战士倒下。面对生死考验,他们毫不退缩,奋勇向前,最终会师陕北,铸就民族热血丰碑的英雄史诗,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支撑红军战士的,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纯正之心。

正心是纯粹的信念。“铁血丈夫”林觉民,这位民国时期的进步青年,新婚燕尔,本可在家享受花前月下的甜蜜生活,却在黄花岗起义前夕,毅然写下诀别信《与妻书》,将个人幸福让位于天下人之幸福,用生命诠释了信念的力量,牺牲时年仅24岁。正是无数如林觉民般为民请命、舍身成仁的英雄,筑就了今日中国之根基。这便是正心的伟力。

正心成就非凡。林俊德将军,隐姓埋名西北大漠五十二载,参与了中国全部的核试验。病重入院,生命垂危之际,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将电脑中的宝贵资料整理后交给祖国。“坐着休息,躺下就起不来了。”他曾九次请求下床工作,戴着呼吸机,在护理人员搀扶下,握鼠标的手不住地颤抖,他仍坚持整理资料直至完毕,才安然合上双眼,将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深爱的祖国和人民。

正心需修行。人的一生,亦是修心的历程。《庄子》有言:“机心存于胸中,则纯白不备。”《列子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:一个小孩来到海边,海鸥就会飞来,落在他的手上、肩上,甚至全身。有人告诉小孩,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这时,小孩才意识到这事不简单,便想等下次海鸥来时,好好表演给大家看。然而,当他有了这个念头后,竟再也没有一只海鸥飞来落在他身上。《列子》将小孩想要让海鸥停留在他身上的想法称为“机心”。人一旦有了机心,便是有了俗念。俗念一旦产生,心的力量就会分散,甚至消失。这便是纯白内心的能量。

你的心,便是你的世界。《西游记》中“灵台方寸山,斜月三星洞”,暗喻的正是寻心。修心,便是要循天道,行大道,走正道。不断拂拭尘埃,让心回归纯白正直,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,成为一个高尚、纯粹、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涪陵监狱)

夏夜偶思

◎ 潘玉毅

入夜,去驿站取快递,我从小区的南边穿到北边,又从北边穿回到南边。途中,看到凡有凳椅的地方,皆三五成群地围满了人,或坐或站,聊得不亦乐乎。仿佛到了夏夜,每个人的口才都变得好了,张口就能扯一段闲篇。耳朵留一只在彼处,便可知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街谈巷议,统统都能成为他们的话题。

当此时分,小区里虽有微风习习冲淡夏日的暑热,却并不凉快,与空调房里的体感相差甚大。倒是车库对出的地方,不知何故,同别处大不相同,阵阵凉气如活水汩汩流出,让人身心舒泰。与之相应,出口附近的长凳上聊天客人数也较其他地方要来得多一些。

看他们天南海北,放“嘴”信马由缰,我不免有些感慨,觉得这画面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是因为相似的场景记忆里也曾出现过,陌生则是因为已经很多年不曾如此。

我在农村长大,那时村里鲜少娱乐活动,聊天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人们的工余时间。每至夏夜,无论晴雨,吃过晚饭,洗了碗筷,少不得要去相熟的左邻右舍家里做客聊天。

天晴的夜晚,有电视机的人家还会把它搬到屋外的空旷之地,即我们俗称的“稻地”,因其地面平整常作晒谷之用而得名。在稻地上放两条凳子,凳子上架一扇门板,电视机置于门板之上。彼时的电视机多为有线的黑白电视,屏幕很小,只有12寸或14寸,频道不多,信号也不稳定,上面插着天线,像姑娘家梳的羊角辫,大家非但不嫌弃,还乐在其中。大家边看电视边聊天,常要聊至晚上八九点钟才散场,第二天依旧如故,也不知道日日见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天可以聊。

多年以后回想往事,那时候之所以觉得快乐,除了知足常乐的天性,可能也跟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纠葛的纯粹有关吧。

在我的家乡有两句民谣:“小时候外婆家,长大了丈母家。”读书以前,我在外婆家待的时间远较自己家更长。即使读书以后,寒暑假一到,也要去待上一个来月。夜里,地上的谷物一收,将水洒向地面,听它“嗤嗤”作响。待地面的热气消散得差不多了,将凳子、门板从屋里挪出来摆好,再搬一把椅子,只等外婆忙完出来,听她讲故事给我听。间或,她也会同我玩猜谜语。室外没有电风扇,空调就更不用说了。有风的时候尚可,没有风的时候,就只能轻摇蒲扇。但因为有好听的故事和有趣的谜语,仿佛那热也不觉得是热了。若哥哥也在,两个人还时常为谁坐在外婆的左边、谁坐在外婆的右边吵闹不休。

那时候的夏夜,是那么简单,又是那么美好。三两个人,满天星子,一坐就是半夜。遗憾的是,长大以后,为了生活而奔忙,再也没有了这样的闲情,也再也没有了这样的纳凉体验。但回忆涌动时,还是不自觉地回到过去,晚风微醺,令人陶醉。

(作者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)

父亲与泥土最公平的签约

(外一首)

◎ 邹仁波

父亲每年最先听见布谷鸟
将芒种的密语译成水的温度
戴着的斗笠时时压低云影
蓑衣偶尔裹住雷声
脊背不断弯下
仿佛再低一点再久一点
就能将所有的星星种进水田

他左手托起三寸春色
右指快速拆数三两根秧苗
旋即扎入泥土
成天重复几个简单动作
像一只在田间觅食的墨鹳
每株秧苗的根须里
都浸润着他未说出口的稻香

他后退的脚印盛满微风
脚下泥浪应和着喘息声
也包裹着蛙鸣和晚霞
他微微直起腰
蜡黄的面庞都刻进整片秧苗

有人说他俯身是给大地鞠躬
却不知泥土深处
深藏着那沉甸甸的金黄
正见证着——
父亲与泥土最公平的签约

刀

当新刀血气方刚时
父亲说英雄是它的魂魄
易水河边的萧萧秋风
还有乌江边的那一刎
血和泪灌溉了大地两千多年

当刀的锋芒退减时
父亲说丈夫是它的韧劲
李商隐的西窗烛芯一次次剪开
寒芒温暖了巴山夜雨
父亲说历史上的那次私奔没有续写佳话
刀真该架在相如的脖子上

划竹篾的刀
被秋风冬雪磨砺成一弯锃亮的新月
父亲说这把刀是他的命
伐竹为篾牢固了一生的脊架
编织了旷野里的虫鸣和稻香
也编织了家里的炊烟和童话

父亲时时在月光下以竹篾为经纬
一页一页编织散文和诗歌
从不虚构和隐喻
肆意铺叙心中的潦草和壮阔

父亲拿着这把刀时时带我穿越
也带我走进苍翠欲滴的竹林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第一中学校)